

# 沉醉的观梦者和积极的受难者——以尼采思想解读叶芝《库勒的野天鹅》

邹越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6)

**摘要:** 叶芝是希腊思想的热忱信仰者, 他相信, 正是通过创造和艺术才可激发、激活一个人的“意志”, 而意志反过来又诉诸悲剧美来面对和战胜痛苦。叶芝的一首诗《库勒的野天鹅》即为典例, 它有着可惧却愉悦的美。在这首诗中, 诗人用他朴素的语言、深厚的哲思, 讲述了他生命对艺术永恒的关注。失落感、瞬间的怀旧和对昔日爱情的沉思被宣泄出来。此外, 叶芝抓住了时间的停顿和流动, 他将动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传达了一种如画的艺术美感。在这首诗中, 天鹅的形象唤起了他的沉思和痛苦, 如同醉梦。然而, 深深浸淫了希腊和尼采乐观的悲剧思想的叶芝最终接受了变迁的不可避免性, 内心变得恬淡。在本文中, 笔者将解释叶芝在这首诗中对尼采思想的反映, 并对叶芝反复跳动但最终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即超人思想进行解剖。

**关键词:** 叶芝的《库勒的野天鹅》; 梦; 醉; 悲剧; 超人哲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 1. 梦与醉的反复跳动

《库勒的野天鹅》是叶芝于 1919 年创作的诗歌, 当时叶芝正处于中老年时期, 在格雷戈里夫人拥有的库勒庄园度假。格雷戈里夫人是一位殖民地总督的遗孀, 热心支持叶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伟大事业。某一天, 天鹅在水中嬉戏, 在空中翱翔, 时而消失, 时而漂浮。它们的神秘和美丽, 唤起了叶芝对瞬间美的欣赏和挥之不去的怀旧之情。因此, 与得失、现实与理想、短暂与永恒等对立统一紧密相连的这首精致小诗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更重要的是, 这首诗还有另一个特点: 梦与醉。(如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在第一诗节中, 诗人(也是叙述者)接连、线性地描绘了景物, 如树木、林地小径、水和天鹅。叶芝以一种温和的节奏和从近到远的顺序叙述, 因此传达了一种平静的感觉。叶芝接着聚焦于湖面上的天鹅, 描述了后来的景象和变化: “映照出一片静谧的天空; /在石头间奔腾的水面上; /是九只和五十只天鹅”。

但紧接着, 在第二节中, 诗人突然陷入了对 19 年前天鹅的回忆中(我迎来了第十九个秋天), 当时他正在第一次数天鹅。(我还没说完, 我就明白了, /一切都突然增加了……I saw, before I had well finished, / All suddenly mount…) 值得注意的是, 诗人在这里只用了过去完成时, 表达了他对天鹅在计数前就突然飞逝的遗憾心情。因此, 在第二节开始时, 诗人似乎进入了一个平静的过去梦境, 直到第三节结束。(…用轻轻的踏板踩踏)。“绕着残缺的围圆飞行 in great broken rings”这个短语很可能指的是这位饱经岁月的悲伤诗人面前湖面上的环似的和谐而稳固世界的打破(Nakao, 2013: 38)。这种打破似乎也是贯穿整首诗的野性破坏力(见标题的出现的 wild)。可知, 第四节的开头意味着从梦想回到现实。需注意的是, 在第一节中有一次从梦中的回归。(从他直截了当的叹息和哀叹可见: “And now my heart is sore. All's changed since, I, hearing at twilight 现在我的心很痛。自从我在暮色中听到后, 一切都变了。”(第 3 节, 第 2 行和第 3 行)。因此, 从梦到现实有两次完全的转变。(如果用叙事学的术语来说, 这里出现了两次从叙述者到真实作者的转变。)神秘宁静的湖泊和天鹅戏剧性的飞翔形成了一幅迷人的梦幻般的景象。

天鹅被赋予了轻盈的翅膀, 成为了永恒自由的象征。它们“神秘而美丽”。它们的纯洁和活力与诗人当时的失意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 诗人表达出了饱经岁月后无可名状的悲痛, 或甚有他对爱国主义事业和过去的爱情投入热血而无奈抱终的无限遗憾。然而, 他并

不沮丧。也正是由于与天鹅的“重逢”，诗人充满了活力，即使在动荡纷繁的不稳定时期也是如此坚定。因此，天鹅起着关键的象征作用，就好像诗人在乌云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这是叶芝对现实的勇敢面对，以宽广、开放的态度对现实的接受，他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怀旧。他接纳了倏然发作的痛苦，欣然面对。他艺术般地将天鹅象征化，并以一种朴素、庄重但积极肯定的措辞把天鹅的沉浮（天鹅的出现和消失）抽象化为自己的心境变化。若用尼采的术语，最后两节描述了叶芝在酒神精神指引下的梦境，而前四节则反映了叶芝的日神精神。

根据尼采的思想，阿波罗精神指人沉溺于表象的幻觉中，反对追求真理，就像用美丽的面纱掩盖悲剧的真相；而酒神精神则致力于打破表象的幻觉，与真理融为一体。此外，前者告诉我们要放弃生活的幸福，而后者则告诉我们要回避生活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前者坚持瞬间，后者追求永恒。在前三节中，叶芝的确痴迷于瞬间的美和过去的记忆，但在最后两行中，他乐观地面对瞬间的美，并祝愿未来美好。换言之，叶芝将自己视为被时间变迁所困之人的代表，以及受对其诗歌永恒主题——“存在和成为的对立价值观”的迫切表达所折磨的艺术家代表。（Hahn, 2016: 420）。在经历了两次甚至更多的从“梦”到“醉”的转变之后，他经历了痛苦，他的跳动、转变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确认这种痛苦的价值。

此外，如果从整体上看，这首诗以其“梦”与“醉”的微妙结合而著称。换句话说，梦和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那种陶醉中的极度平静（确切地说，是时间和空间感的流缓）尤其体现在最平静的样态和精神行为的幻觉中。叶芝对景物的经典描绘，本质上表现出了平静、纯真、简单、和简洁的诗学态度。他会为之感动得再也无以撼动，这是一种没有内心挣扎的高度自信。（周芳，2012: 320）

## 2. 时间流动的掌控者和乐观的超人

这首诗中有一个数字值得注意：59（nine-and-fifty）（第1节，第6行）。有人可能认为，九等于四对配偶加上一个独身，可推测59可认为29对配偶加上一个独身，而这个独身或许即指诗人叶芝。这种解释似乎合理，但有些肤浅。事实上，这似乎是叶芝有意将时钟比作秒针或分针即将转一个新的周期的时钟。事实上，人们几乎承认这象征着“渴望缺失部分的不完整性”（Nakao, 2013: 36）。它也是塔罗牌上的一张牌情人 THE LOVERS:。若它处于正位置，即代表着交流，而非选择犹豫或逃避责任。因此，它具有和谐、积极、肯定的效果。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它处于逆位置，它可能象征着一段关系的（破坏性的）结束或逃避责任。这首诗描述了野天鹅在叶芝的梦和清醒中的出现和消失，因此可以推断叶芝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就像情人的中间位置一样。这首诗反映了某种浪漫的失落感。数字59代表一段恋爱关系中整个过程的经历和责任，但也预示着某种变化，或许是为了新的生活阶段而分道扬镳。这是在叙述的很早阶段就出现的同步时刻，在这个时刻，叶芝挣扎着保持现状，希望不会有改变。

然而，对时间流动的排斥看起来是徒劳的，正如在第五节中叙述的情景，天鹅们突然变得更加活跃，叶芝被天鹅们重生般的活力所感动（可见关键词 **Unwearied** 活跃不倦；**lover by lover** 双双入对，**passion** 激情，**conquest** 征服）。这样的光景让叶芝回忆起他那不可挽回的逝去青春，也可能暗示着库勒庄园的衰落和他无力拯救它脱离末日的现实。这是自由、健壮的天鹅与忧郁的诗人之间的强烈对比，后者，经历了极端动荡的诗人，深深地关注着爱尔兰的命运。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叶芝似乎在压抑的沮丧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希望的光明之路。叶芝希望将来有人能发现和欣赏这些美丽的漂流天鹅。这是对天鹅和叶芝自身存在的肯定。这也反映了叶芝对绝对理性的对抗。这或许是典型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先于本质”。最后，叶芝没有选择挣扎，继续走在寻求真理的理性之路上——毕竟徒劳的极端就像是缺乏理性的荒漠。叶芝的存在主义观点证明，他没有质疑存在本身的意义，而是敞开心扉地接受事物最初的意义。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冰激凌的皇帝》一句：“Let be be the finale of seem 让存在成为可视之物的终曲”或一句中国诗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

胜春朝”所启迪我们的，接纳残损的既成现状，接受事物现在该有的本样，悲亦是喜，泰然处之。

这种恢复力、这种韧性或许源自尼采的超人思想。尼采推崇意志的力量，他称赞悲剧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动力”，是一种面对生命悲剧中的残酷的英雄精神。因为他们坚强，所以他们把痛苦变成快乐（Bohlmann, 1982: 54）。叶芝和尼采都认为悲剧在纷繁跌至的种种现象的背后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慰藉”，即永恒的生命生生不息流动，不可毁灭（Bohlmann, 1982: 53）。叶芝在他的《散文与介绍》（Essays and Introductions）中也揭示了他对这种乐观的态度：“只有当我们快乐时，我们才能放松，掌握事物，知道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Yeats, 1961: 252）。叶芝和尼采都处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文明的“荒原”时代。传统价值体系正在分崩离析，文明世界正在变得支离破碎。整个时代都面临着信仰缺失的精神危机。灵魂的贫瘠是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标志。叶芝的悲剧精神继承了尼采对宇宙和个体生命本质的理解，即“悲剧应该是分隔人与人之间的堤坝的断裂和淹没，而这正是喜剧的基础。”

（Yeats, 1961: 252）。最后三行“在湖滨的边角，它们筑起了/成丛的灯芯草，取悦我们的视线/这时，我却发现，它们早已飞走不见？”正是叶芝“天真的疑问”，表明了对天鹅（也包括叶芝本人）存在本身的希望（可见叶芝将他的存在与自由天鹅的存在融为一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证实这种“天真”的合理性：“我为你命名的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变成孩子。”（Nietzsche, 2006: 16）孩子代表天真。这是尼采超人哲学（Superman/Overman）的反映，其中超人是尼采脑海中酝酿出的一种艺术。叶芝与尼采的观点一致，认为超人对充满酒神精神和享受的生命的肯定，是具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意志力的人。对尼采和叶芝来说，正是因为悲剧建立在痛苦和毁灭的基础上，悲剧的喜悦不仅来源于对个体生命消失的洞察，还包含着战胜痛苦和死亡的喜悦。

（区銛，周芳，2011: 46）。在尼采的影响下，叶芝鼓起勇气直面内心的黑暗，那勇气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把他从沉湎回忆的泥沼中拉了出来。正是这种勇毅的接纳给予了他实现永恒愿望的推动力。正如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坚定的宣言：“人和树一样。他们爬得越高，爬得越高，爬得越高，他们的根就越有力地朝着土地，向下，朝着黑暗，朝着邪恶的深处努力。”（Nietzsche, 2006: 29）面对现实的力量恰好取决于它能进入黑暗深处，并进入黑暗的过程中吸收营养。这就是为什么叶芝整体来看失意跌至，却表示出相当积极的人生观。整首诗本质上，忧喜交织，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则是浪漫的。

### 3. 无处不在的清新视觉意象

基于以上对希腊悲剧精神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分析，可知叶芝的这首诗除了对得失、现实与理想、短暂与永恒的对立统一之外，还包含了生命体验的欣喜与悲剧的崇高，这不仅是叶芝一生，也是他关于悲剧美的艺术哲学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叶芝在整首诗中清晰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觉。叶芝通过简单地描绘“树木、林地小径、干燥、十月黄昏、石头、五十九只天鹅、折断的翅膀、振彻的翅膀、海岸、轻盈的脚步、旅伴的溪流、湖泊……”来描绘一种清新、清晰、突出的全景貌。在“旅伴的溪流 companionable streams”中，叶芝也使用了移就的修辞手法。这可明显体现他受到了埃兹拉·庞德的影响。叶芝声称：“虽然我并不真正欣赏他（庞德）的节奏练习，但我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创造性思维。”说到意象主义，叶芝和庞德都深受 19 世纪末重要先驱 T.E.Hulme 的影响，他很早就见证了英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僵化趋势，这种僵化趋势已沦为病态的感伤主义，没有疾病和情感的呻吟。叶芝也接受了 Hulme 的诗歌态度：“美可能存在于微小而干燥的事物中”（T.E.Hulme, 1911）。作为浪漫主义和意象主义的大师，叶芝倾心向他人学习，而他不会仅靠吸收而满足，还会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Williams, 1957: 210-211）叶芝在其早期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基础上，创造性地、巧妙地吸收了清新的意象主义，使得即使是描写梦幻世界的诗（如本诗第 1-4 节所示）也因其生动的形象而不再显得复杂和虚幻。

不可否认,出生于19世纪末的叶芝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情画意——不仅有华丽的浪漫主义象征,还有追求绝对客观性的自然主义元素。但叶芝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中汲取了人文关怀,并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妥协,生动地描绘了叶芝观察到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快速移动的野天鹅。鸟儿的快速飞行使他无法悠闲地构思复杂的单词,因此他选择缩短信息的长度,避免作品中的韵律。此外,作为意象派的影响者,叶芝见证了英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僵化趋势,这种趋势退化为一种没有疾病的感伤主义。传统文学贫瘠的表达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复杂变化。叶芝将他支离破碎的语言与传统的浪漫意象相结合来表达情感,形成了现代主义的涓涓细流。

### 结语

在《库勒的野天鹅》小诗中,叶芝通过在“梦”和“醉”之间的跳动切换,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刻画天鹅的动静变化的场景,叶芝用纯洁的措辞、朴素的语言、深沉的怀旧之情以及内心的痛苦和幽怨描绘了这一场景。叶芝似乎深深地沉浸在95只天鹅中,这95只天鹅在诗的前期和中期浓浓代表着浪漫的失落和孤独,但在后期,叶芝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日神精神和尼采超人哲学精神,直面哀痛的悲剧,接纳现状,目睹着“天鹅”逐渐飞逝,宛如直望“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刘禹锡,又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轼那般泰然接纳。叶芝移情于天鹅,以他生动的浪漫主义和清新的意象主义巧妙结合,向我们启示,应以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意志力来接受事物的自然状态。此外,这首诗还证明叶芝擅长控制生活和诗意叙事中的时间流动,给我们留下了运动和静止的混合感,整个过程叶芝是时空的掌管者,陶醉却不纵恣。叶芝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贫瘠病态的维多利亚和格鲁吉亚诗歌,使之成为一种前沿的现代主义,这或许是他受希腊思想和尼采哲学的极大影响,积极地面对和忍受痛苦,因而成为一名深富洞察力的艺术家。

### 参考文献

- [1] 尼采,2004,《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 区铨,周芳,2011,悲喜交织的“变老”——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J],中山大学学报(3):346。
- [3] Bohlmann,Otto. 1982. *Yeats and Nietzsche: An Exploration of Major Nietzschean Echoes in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4] Hahn, M. Norma. 2016. Yeats's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Meaning and Structure [J].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2(6): 420.
- [5] Hulme, T. E. *Romanticism and Classicism. Essay on Poetic Theory*.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articles/69477/romanticism-and-classicism>>.
- [6] Nakao, Masami. 2013.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and Ireland of Its Time [J].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28: 36,38.
- [7]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2006. *Thus Spoke Zarathustra* [M], ed. Caro Adrian Del & Robert Pipp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1957.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C], ed. John C. Thirlwall. New York: McDowell, Obolensky: 210 -211.

[9] Yeats, William Butler. 1955. *The Letters of W. B. Yeats* [C], ed. Allan Wade. New York: Macmillan: 585.

[10] Yeats, William Butler. 1961.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C].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241,252.

## A Dream Observer and Willing Sufferer—Investigating Yeat’s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from Nietzsche’s Thoughts

Zou Yu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06)

**Abstract:** W. B. Yeats, an earnest devotee of Greek thoughts, believes that it is by creation and art to energize or activate one’s “will”, which in turn, resorts a tragic beauty to face and fight against agony. One of Yeats’ poem “Wild Swan at Coole” is of no exception of such terrible but pleasant beauty. In this poem, the poet, (also the homodiegetic narrator), with his chastity of diction and deep philosophy ideas, relates to one constant concern in his life- the art, in which a sense of loss, instantaneous nostalgia and contemplation of the erstwhile love are expressly given a vent to. What’s more, Yeats grasped the pause and flux of time, with his delicate combination of stillness and motion, conveyed a picturesque and artistic sense of beauty. In this poem, it is the image of swans that evoked his meditation and agony as if he had been drunk. However, deeply tinged with Greek and Nietzsche’s buoyant idea of tragedy, Yeats in the end accepted the inexorability of change and enjoyed a treasured tranquil inner pea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s going to interpret Yeats’ reflection of Nietzsche’s thought in this poem and plays an autopsy on Yeats’ twisted but finally unshaken optimism or superman philosophy.

**Keywords:** Yeats’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dream; drunk; tragedy; Superman.

**作者简介:** 邹越,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